



◆辛亥人物志

缅怀先祖邹斌元

在百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中,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国的成立而捐躯沙场。我们的先祖邹斌元也是其中之一,为了捍卫共和,1913年10月,他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杀害于北京。

□邹宝善 邹志静 邹琪

祖父邹斌元(又名邹耀庭),1871年出生于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大店子村。先世以经商致富,商号曾遍及中国北方许多大、中城市,甚至远及海参崴(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青少年时期的祖父和当时大多数书香子弟一样,抱着通过科举光宗耀祖的梦想,孜孜苦读于寒窗之下。后来看到外敌入侵和清朝腐败专制统治下国家残破、民不聊生的样子,深感文弱苟安不可行,决心走强兵救国之路。在十八岁时弃文习武,并取得武庠生的名分。我们还记得在抗日战争前,家中的阁房尚存许多祖父当年习武所用的强弓硬箭、铁柄大刀、军刀、马鞍和手枪等兵器。1938年我哥哥邹家善(后改名邹民)参加八路军,回家探亲时带走了手枪(邹家善1939年6月在与日寇战斗中壮烈牺牲)。其他遗物则在日寇侵占黄县以后被抢劫、烧毁。

祖父是一个性情豪爽、行侠仗义之人。习武后更是膂力过人,时常盘马弯弓,交友甚广。与徐镜心、李召南等人更是情同手足的生死之交。在徐、李去日本留学时,祖父曾给予大力资助,使他们得以顺利成行。徐镜心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成为同盟会在中国北方的重要领导人。

正是在徐公的引介下,祖父也加入了同盟会,且成为骨干成员之一,以毕生的精力,全身心投入到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

祖父借助于较富有的家庭条件,在经济上竭尽全力资助革命所需,并首先在本地建立了宣传联络站,凡文登、莱州两地胸怀革命思想的志士,无不热情接纳。当时不顾清廷的查禁,出资购买大量的书籍、报刊,倡立阅报室,宣讲所数处以宣扬革命精神。同时把自己的家当成革命书信往来的交通站,有“邮筒往返无虚日”之说。

祖父经常外出活动,不时往返登、莱及东北等地。尽管家中上有老母,下有妻室儿女,总是离多聚少,无暇顾及照料家人。

武昌起义爆发后,文登、黄县等地立即响应,革命党人在黄县组建了农会,向农民宣传民主革命精神,号召农民参加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活动,祖父被选为农会会长。在筹备起义时,祖父不惜卖房卖地,捐献巨资,购买粮食和枪械,支持武装起义。起义一度光复了登、黄,后被清廷镇压,百余人牺牲了生命。起义的组织者徐云卿、张殿邦等人避之烟台,被小军阀抓捕,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危险。祖父不顾个人安危,与同乡多方奔走,救出了徐、张等人。

1912年初,革命党人在烟台成

立山东军政府,祖父被任命为财政顾问,兼襄办军事,虽已身居要职,却诸事身先士卒。在其任职内有一道员陈某,窃巨款逃往上海,祖父孤身一人千里追捕将陈捉获,被盗巨款全部追回。祖父的侠肝义胆、慷慨大度和对朋友的真诚,对事业的实干精神,受到同仁们的普遍赞誉,被人们称为“小孟尝”和“邹侠士”。

然而清王朝被推翻后,袁世凯篡权谋国,革命党人遭到残酷镇压迫害,其领袖人物之一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革命进程受阻。为挽救危局,捍卫新生的共和制度,党人在全国范围内奋起抗争,讨伐叛逆,发动二次革命。此时祖父出任讨袁军总司令黄兴的财政顾问、国民党天津交通部部长。他挺身而出北上天津与郑天楚、任知方等人,借直鲁豫煤矿公司名义秘密策划,准备起事。他们说服寓居天津的前鲁军司令连承基联络旧部,并约津军响应在津起事倒袁。当时天津到处布满袁世凯的爪牙密探,情势危急而恐怖,朋友和家人劝他回乡暂避,但祖父临危不惧,仍留在天津坚持不懈地进行革命活动。不幸被奸人告密,于1913年8月22日在天津被捕后押解回北京。

祖父在被捕后的四十多天中,受酷刑审讯二十余次,始终严词斥敌、坚贞不屈,最后竟于1913年10月3日被袁世凯枪杀于北京小河沿。与祖父同时被害的还有任

◆辛亥人物志

长清第一个同盟会会员赵金漳

□马光仁

赵金漳,字荆泉,(?——1914年)生于济南市长清区归德镇归南村一个著名的书香门第家庭。其父赵连晋,字进卿,才学兼备,颇负声望,平生设帐收徒,桃李满门。

赵金漳自幼受家风熏陶,生性豁达豪迈,从不墨守成规,年方7岁时,就能即兴赋诗,被乡间视为“圭璋之器”。赵金漳的青少年时代,清朝统治更加腐朽,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强迫清廷订立卖国条约,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机,赵金漳很早就开始忧国忧民,也更发奋读书。不满20岁考中秀才。倾其积蓄在家乡创办高等小学,自认校董、教员,不遗余力地提倡革命学说,开长清私人创办新式教育之先河。

赵金漳感于清末国是日非,专制政府腐败无能,百姓生活艰难,且受新思想影响,遂抛弃科举,考入山东师范学校。在师范学校,同盟会会员刘冠三、王诤、徐镜心、郇文翰、左汝林、周树标等人在学校建立同盟会组织,积极开展革命工作,培养革命人才,扩大革命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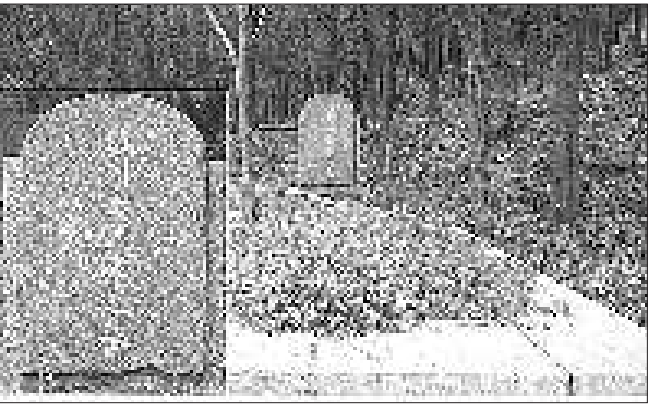
1906年春夏之交,赵金漳接受了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主纲领,并积极向同盟会靠拢。具有革命思想的赵金漳经同盟会会员郇文翰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长清第一个同盟会会员,也是山东早期同盟会会员之一,加入同

盟会之后,赵金漳的革命情绪更加高涨,遂积极联络同志,秘密组织革命机关,开展革命活动。

1906年赵金漳在山东师范学校毕业,然后因学习优良,成绩突出,被校方选赴日本参观教育,考察其强国之术。年底,赵金漳回国后任山东莱州中学国文教员。1907年,赵金漳膺选莱州府官立中学堂主任国文教习达五年之久。他携眷就教,以校为家。于1909年喜得贵子,取名莱生,以纪念这段历史。

在学校,赵金漳利用授课之余,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秘密进行革命工作,蓄志建立同盟会组织,宣传“只有推翻帝制,才能富国强兵”的道理。并暗地把《晨钟》、《日报》、《复报》、《革命军》等同盟会的革命书刊介绍给学生阅读,“全校学生思想不变”,要求入会者日增。使莱州府官立中学堂成为同盟会在莱州府治开展革命活动、进行革命宣传、扩充革命组织的基地。赵金漳在莱州中学一呆就是五年,在这里,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扩大了同盟会组织,为日后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东南各省相继独立,山东各地同盟会组织也积极响应,为配合山东同盟会在各地的斗争,于当年冬,以赵金漳为首的莱州同盟会也积极准备反清起义,秘密召集各处同志,“拟在本校大举,以光复本县”(时莱州府治掖县)。但不幸被官府侦悉,派大兵围困了



▲位于济南千佛山的赵金漳墓

莱州城,全城戒严,盘查、搜捕“乱党”,大肆屠杀革命党人。金漳先生的好友、学生等四名同盟会骨干,先后被捕遇难。金漳本人则“蜷伏衣箱内,外加封锁,由友人界至野外”,躲过清军盘查,幸得脱险。

莱州脱险之后,赵金漳潜回济南,谋图再举。1912年4月,山东省成立临时省议会,赵金漳当选为山东省临时省议会议员。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赵金漳也转为国民党,赵金漳当选议员之后,以此为契机,不负众望,努力为民权事业奔走呼号,力使民主共和得以真正贯彻。成为临时议会中有名的“健将”,以至于一提起赵议员即“震人耳鼓,多啧啧称赞”。

赵金漳所作所为,却为官府所忌,并大大触怒了山东地方当局。因而,官府遂罗织罪名,对赵

知方等五人。祖父的遗体由日本友人帮助运回故里黄县安葬。祖父遇害后,曾祖母、祖母在忧伤中都相继去世。1936年,在抗日浪潮民族正气日渐高涨的形势下,祖父被国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同年5月公葬于济南千佛山辛亥革命烈士墓。当徐镜心烈士的灵柩和祖父的灵柩被运往济南时,黄县沿途学校师生列队为烈士送行。

祖父舍小家为大家,为求国家的独立与富强,民族正义得以伸张,而鞠躬尽瘁,杀身成仁的崇高品格和对辛亥革命的卓越贡献,百年来始终为人们所称道景仰,对我们这些子孙后代影响也极为深刻。2011年4月,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我们这些邹斌元和其生前好友张殿邦的后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聚集到济南千佛山辛亥革命山东烈士墓前瞻拜了先祖邹斌元烈士。为了表达对先祖的崇敬和缅怀之情,我们还撰写了祭文,此也可谓其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燕子青松伴长眠,拳拳灵胆可垂天;抛却小康为国破,跻身同盟报民残;辛亥功业镌青史,捍卫共和敢斗袁;举义未果身先死,碧血铸剑斩敌顽。”

祖父为国捐躯已近百年,缅怀往事,我们既为祖父英年而逝感到痛惋,同时也为他的革命事迹感到自豪。
(本文写作过程中感谢张殿邦后人张乃珉、张乃建提供资料支持)

◆民初逸事

民初潍县城男子

剪辫子逸闻



▲革命军在街头为百姓剪辫子(资料片)

□陈瑞曾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开始实行强制剪辫法令,孙中山下剪辫令云:

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今者清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尊者以违法论……

命令一下,全国立即掀起一股剪辫热潮,但也有一些守旧分子不愿剪辫,革命党人在街上看到之后,便上前拦住,强行施剪,剪完之后,方许离去。

民国元年(1912年),曾在清廷做京官二十多年,当过锦州知府,归隐后住在潍县城里松园子街的陈恒庆,也剪去辫子剃了和尚头。

这年夏天,他到临近白浪河的县城东门城头的关帝庙纳凉。庙里的住持少澜和尚,见到为人豁达又常爱开玩笑的陈恒庆,风趣地说:“老爷,这回儿,可是您步我们后尘,也学我们出家人剃光头了。”陈恒庆不慌不忙地笑着说:“不!是你们当和尚的,步我们的后尘呢。”少澜不解,连忙问这是怎么说的,陈恒庆说:“我们这不出家的俗人,家家都有女眷,现在,你们出家的和尚,不也有私下藏有女眷的吗?”少澜听后,脸色马上红了一阵子。

过了几天,城里郭宅街一家曾为陈恒庆理过发的剃头铺老板,手里拿着一卷宣纸,来到陈府,请求陈老先生为他的铺面写一副对联。陈恒庆心里想,想不到剃头的匠人中,也有喜欢舞文弄墨的,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职赞共和,学佛门祝发;名为待诏,代文士修容。”这副对联在铺面上一挂,前来剃头的城里文士络绎不绝。

而后,陈恒庆还在他的《谏书稀庵笔记》里写道:“古人男女头上之发皆不剃,或髻或辮,以为区别。至清朝入关,始下剃发(留辮)之令,民国共和,又有剪发之令,两次皆不及妇女。数百年来,男子莫能保其发,而妇女之发如故。且放足为天足,亦云幸矣。”